

一字
专题

愚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

顾问 / 叶 嚨 陈政欣
主编 / 方 肯
编委 / 吕育陶 曾翊龙 伍燕翎 罗 罗 杨嘉仁
校对 / 卢媚伊
封面设计 / 余锦文
内页设计 / 余锦文
封面题字 / 黄金炳
出版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Malaysia)
Lot 9.09, 9th Floor, Sun Complex,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页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邮址 /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面子书 / <http://www.facebook.com/mahuawenxue>
出版 / 2012年4月1日
赞助 / 林登大学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版权所有 欢迎转载 免费下载
转载请注明刊出期号

马华文学

2012年4月·第7期

目录

02	主编的话		
		诗	
专栏		34	一滴酒 / 赖殖康
03	第一场雨 / 方路	35	诗来得太快，我把他们记在手机里
04	大浪潮 / 杨嘉仁	37	/ 牛油小生
05	母亲的歌声 / 王修捷	38	知音 / 邓炜傧
			墓的形态 · 取长补短 · 向明天写诗
			/ 陈伟哲
	一字专题 —— 愚		
07	深雾 / 林俐娜	40	动地吟
08	都是愚人 / 郑羽伦	46	马华文坛消息
10	年兽愚人 / 庞汉杰		
		52	出版消息
	小说		
12	他妈的星期一 / 牛油小生	56	稿约
20	程老师 / 扶风		
	散文		
28	【文学的武吉2则】		
	—— 楷枳律 · 中国街 / 陈政欣		

主编的话

今期的《马华文学》6、8字辈专栏，欢迎方路和王修捷的加入。

这些日子以来，雪片般的稿件，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出现，让马华文学增添了许多新风景。这期的一字专题《愚》中，两位作者都写了最近社会目前所关注的热门课题，莱纳斯、养牛事件等，仿佛魔幻故事。

小说《他妈的星期一》《程老师》，前者超现实，后者写实，两者相映成趣；散文《文学的武吉2则》写的是槟城大山脚，一些渐渐被遗忘的旧事。

此外，2012年也是动地吟卷土重来的一年，从4月至11月，将在吉隆坡、金宝、槟城、马六甲、仁嘉隆东禅寺等地，为慈善、文化，也为了纪念文艺界的好友——游川、姚新光，陈徽崇和陈容。《马华文学》也将特别追击报道，让大家更靠近诗人们和幕后工作者，了解一场场动地吟如何酝酿而成。

《马华文学》经过一期接一期的革新、推展，受到越来越多朋友的注意，也让许多写作爱好者找到另一个发表作品的出口。然而，我们更期待全马各地的写作爱好者，和我们一起灌溉我们所爱的这片土地。

小启

方路谈在网络创作——从部落格到面子书

日期：21.4.2012 (六)

时间：6.30pm-7.30pm

地点：月树主题书咖啡馆

No. 6, 1st Floor, Jalan Panggung, 50000
Kuala Lumpur.

(首十二位入场者，可免费获得一杯花茶及
手作饼干。)

方路

原名李成友。1964年生。大山脚日新独中毕业。台湾屏东技术学院毕业。曾获时报文学奖、花踪文学奖、海鸥文学奖、潮青文学奖及优秀青年作家奖。著有诗集《伤心的隐喻》《电话亭》散文集《单向道》《Ole Cafe夜晚》及微型小说集《挽歌》。现任高级记者。



第一场雨

在五脚基停下，避雨，雨已经急促而落，很快稠密起来，滴出了屋瓦的声音。我就在街角转弯处，面向倾斜的戏台式的旧邮局，看雨和风落成一个交叉的构图。雨一直把潮湿的水弄进五脚基，借用风势，穿走廊间。

旧邮局浸在浓密的雨势中，二楼阳台的楼板，亭式屋檐，铁门紧关，显得被时光搁置了好些时日。屋后长出一棵老榕树，敞开树冠，远远看似乎敞开一把巨大阳伞，继续深情为倾斜的老伴遮风挡雨。

雨落在风中，才算气势，风中雨叫飘，地上雨叫漂，雨水逐渐在街上漂成河的流姿，杂物晃动流经，一罐罐铝盒，一瓶瓶水袋。只见拾荒老人赤膊上身，在雨中涉水捡拾，不顾雨在头上淋。一个马来少女撑伞走过，黄色伞，在白茫的雨街，像Angelopoulos电影里一个熟悉的黄雨衣画面，少女穿件薄薄淡色素衣，在雨中走成起伏光影。

一个中年男子不撑伞，浸在雨中，从容而行，男子不怕头发淋湿冒病吗，细看，男子头秃发光，看来用不着怕了。

我到五脚基，为了到一家咖啡馆领取两本预订诗集，一本是翟永明的诗集，另一本也是翟永明的诗集。领了书，趁雨势转小，顶着牛皮信封遮雨，涉水经过街道，路口排水处涌出污黄的积水，气势磅礴，像野森林里的急流，像矿地涌出的废水。

涉过路口到巷弄一家饭摊，熟悉的场景，暗光弱弱，十五年来经常在这个巷弄找到饭香味，清蒸马鲛鱼，虾米马铃薯，卤香五花肉，大洋葱煎蛋。只有这里才能找到最靠近的家乡味道。熟悉的贩商从黑发长成华发，只是熟悉的声音不变，继续在巷口随着时光穿窜。

听着众食客叫嚷：不用到中国。

这里就可看到黄河了。

怎么，黄河流经眼前。

这里是黄河了。

不用到中国。

在饭桌，用衣服抹拭两本诗集给雨水弄湿的封面，街道上继续流着浊黄的水，流经之处，潜留泥泞，再现一次泥泞河口构图吗。多少光阴陪我逾越而过，黄昏，第一场雨，可能已落在百年前，吉隆坡，在茨厂街。

杨嘉仁

1977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博特拉大学生物科技学士，企管硕士，现任职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曾获马来西亚大专文学奖诗和散文组奖项，作品收入《没有别的，只有存在》和《有本诗集》。



大浪潮

数码化浪潮一波接一波，从唱片业到电影圈到出版界，无人幸免。深想一层，最坏情况也不过是——不必再读书。书本将进一步变形，融入其他内容载体，有声光加持，甚至变得立体、高清，引来抄袭者“面子书”，以致必须抛弃“书”这个名字。当我们在未来寻找过去，会以阵阵书香，和一个郁闷的下午传来清风乱翻书的声响，作为凭据。

真正被浪潮冲掉的，或许是饭碗——来不及迎接改变的唱片公司、电影代理商、实体书店、报馆等，正面临解体的风险。在科技大浪潮下，随波逐流可能才是生存之道。广大内容消费者如我，其实并不守旧，只是改变消费习惯，必须如改变宗教信仰那样，经历熏陶和某种神秘经验。

我在网络上搜寻了三个月，决定购买无法在大马购得的亚马逊KINDLE 3 阅读器，和年轻的业余代理商（正职竟是海鲜餐厅业者）相约商场星巴克一角，彷彿进行渔产走私活动。相对于彩色显示的苹果iPAD，KINDLE 3 阅读器“白纸黑字”般的画面却打动了我。这大概是纸本书情意结未了的缘故。能够随身携带上千本文学著作到处游走，也是虚荣。不到半年，亚马逊无法抵挡花花世界，推出彩色斑斓的平板电脑，还让人心冷了一下。电子世界的半年，约莫等于发明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到今天。吊诡的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大的电子书库就叫“古登堡计划”，不知是怀旧，还是悼念。

时光转移，除了仅存的印刷商如古登堡，很多名字都将如“书”一般消失。例如，“电子书库”一词中的“电子”，在数码世界中，显得多余；随着“书”的消亡，再去“书”字，便只剩“库”，似乎是更为冰冷的网络伺服器中心的代号。预言可以继续延伸：出版社和作家是否将会消失，简化为“内容供应方”的身份？

马华四字辈作者陈政欣先生却给了我们希望。他带着单纯的保留经典、已绝版出版品的理念，开展了马华文学电子书库计划，在作协网站让读者免费下载，并将进一步并入去掉“电子”这个赘词的“马华文学书库”。除去版权考量和盈利模式，不为点击率，不为团体机构或个人宣传，甚至只是抱着替作家朋友们的旧书存档的心意，这基于传承精神的分享模式，是否才是数码出版的真正意义，值得深思。**是**

王修捷

八字辈，音乐人。自小喜欢音乐、文学。
相信诗比历史更为真实，音乐比一切更贴近人心。



母亲的歌声

路经音乐店，看见架子上摆放着一张专辑，封套上写着：三套车，低音炮。

三套车。已经有整十年没看过或听过这首歌了。这首俄罗斯民谣，调子苍凉，转入低音时极难驾驭，如老人低语。接近尾声时则突然高昂起来，像是对社会的控诉。

三套车的歌词其实并不华丽。不过就是讲述冰河上驰骋着一辆马车，车上年轻的赶车人、老马，以及乘客之间的短暂对话。歌词如下：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为什么低着你的头，是谁教你这样伤心，问他的还是那乘车的人。你看吧这可怜的老马，它陪着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要把他卖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

转入低音的部分是“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而突然激昂的部分则在“你看吧这可怜的老马”。寥寥几句，就能让人抓到故事的梗概。

我对这首歌特别有感情。当我还五六岁的时候，妈妈曾将所认识的一首一首的教我唱，其中一首便是三套车。有时她还会说些年幼时的事情：鬼子来的时候，她的童年曾经一度只以番薯维生。513事件里，她父亲怎么把孩子藏好，等等。

其实我并非特别喜欢唱歌，但我喜欢听妈妈唱，也喜欢听她说故事，因此总十分用心的学，于是她也教得十分起劲。但无论她怎么栽培，我永远无法唱得像妈妈一样好。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还算五音俱全，但没有一个人继承了妈妈那动听的嗓子。唱歌关乎嗓子与技巧，而母亲恰好是两者兼备的。

而母亲教唱这首三套车时，已经进入中年。当唱至“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那一段，调子急转而下，语调苍凉，仿佛胡琴一样。我从不知道母亲除了甜美声音以外，还能诠释这么荒凉的歌。而且对低音域也驾驭得那么好。

“妈妈，为什么你不去当歌星？”还记得年幼的我曾问了这么一句。

母亲微微一笑，神情十分淡然。于是我知道，这个问题问得不甚高明。那不是一个选秀的年代，而是一个实际而艰苦的年代。

后来我再长大些，开始听些乱七八糟的摇滚乐，还把一支便宜但烂得不行的电吉他买回家玩（那支电吉他被转手无数次，偶尔还会漏电。名副其实的电吉他），母亲也没再教我唱民歌。又过了数个年头，哥哥的宝宝出世，有一晚我经过育婴室，听见母亲在里头轻声唱歌。声音柔柔嫩嫩的，那是首连我也没听过的民歌。这时我才发现母亲已经许久没唱歌了。

我悄悄站在房门边。看着母亲轻拍宝宝背部。歌声从她嗓子里流泻，月色从窗外溜进来，照亮了半边房间。我想起那首三套车，想起父母亲也曾经历过的动荡时代。那些回忆都化成了母亲如今的淡泊，轻轻一唱，便钻进历史的隙缝里去了。

二字专题

思

诗 林俐娜
诗 深雾
诗 郑羽伦
诗 都是愚人
诗 庞汉杰
诗 年兽愚人



深 雾 力

/ 林俐娜

光影
遗留的梦里
寻见黑与白的争执

絮语
推翻了定律
灰 沉淀

质问 生活的真相
剥开心的城堡
尽是凡尘的沙

退路
是泥泞 最初的原点
是谁听见懦弱的呼唤

人生
狂傲的脚步
曾是 丢拍的节奏

年的皱褶
始终无法
平复 愚的嘲弄
走进 深雾里
探寻人间
惆怅之河

疲累
却无力还击
这透与不透 之谜



都是愚人

/ 郑羽伦



致依布拉欣阿里

其实不只历史课本
我依然记得道德和地方研究课时
老师都要我们学会
饮他人的茶
老师说，不一样的颜色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比如西瓜汁
还有豆腐水
你却故意不知道

致毁灭历史的那些人

陈旧的画廊晒干了脱漆的建筑
脱漆的回忆
写进了每一块砖瓦
这条街一走就是百年了
当年我们的邂逅
比今天单纯多了
那个黄昏，还很清幽
只不过远方的人把我们写进了历史课本旁的
地下隧道
叫读者多么伤心

致LYNAS与那些人 (你知道的)

每一个身体都是虚设的铅墙
每一个谎言都是失败的浪漫
我们的末日种在关丹与澳洲之间
那片泛滥的海水
待它成长，变成苍蝇
亲吻黄昏的射线
此后看不见，看不见
影子
在哪





1. 年兽办团拜

虽已化作人，它仍非常怕红
桌椅都铺上白布
红色垂饰一律禁用

食物属兽式。连财神爷也是
兽派的：它戴圆筒黑帽
穿白衣，红包变成白包

老人们取出包里的钱来压惊
它很满意他们脸上的苍白

2. 年兽变牛

一个胃盛不完那些
巨大的欲望
白天是乳牛
夜里把草吐出
变成穿过人们身体的怪兽
剽取血汗填满四个胃囊

天亮前回到牧场
吐出一张张钞票
再吹起旋风把钱卷进山洞藏好
然后专心吃草
让人们以为，它将供给他们
营养奶汁和丰美肉质

他的 她的 星期一

/ 牛油小生

如果你不了解南方的历史，也无所谓去了解。

——南子

(一)

有人问我今天是星期几，我几乎回答不出来了，仔细想想，如果昨天是星期一，那么今天就是星期一加一，明天就是一加一加一，直到六加一等于天——这是多么不合逻辑的算术题，这种概念一点也没能帮助我计算日子，因为天加一又是一了，好像永无止尽的样子，我不由得乱了阵脚。今天到底星期几？不如说这是个无限倒退的程序，我寻思着昨天我问了些什么人，他/她/它到底给了我一个怎样的答案——我彻底忘记了。我只好虚构出那么一个人，他/她/它很善于记住每一天的确切标记，这个标记正是令人愉快的周末等于星期天以及令人抑郁的蓝色星期一。就在虚构中的昨天，他/她/它说：星期三，于是我马上告诉在我面前质询的那个人，今天应该是星期四了，因为三加一等于四。他瞪了我一眼，把手机屏幕塞到我的瞳孔前，一下子失去了焦距，一片朦胧中只听见他忿忿咆哮说今天明明就是星期天（是六加一等于天的星期天），明天是他妈的星期一。我讶异于那个被我杜撰出来的人或物竟是眼前这位急着问我今天是星期几的男子（他永远活在周末与星期一之间）。我说抱歉，他头也不回就走掉了。他怎么能相信一个奇怪的长方盒子所显示的几个数码标记就断定我是错的？那么他咨询我的举动根本于是无补。今天是星期几对我已不再重要。男子与我所构思出来的角色之间关系的巧合，那么扑朔迷离我几乎无法继续行程了——本来打算在每个当下决定下一个当下要做些什么的——我绵长地想了许久，终于发现男子的出现最终影响了我的构思中那个没有性别的角色，我还以为它会是一种人类以外的物体，哪怕是一个马桶盖张合着嘴发出馊味。男子的出现使我无法把虚构完全虚构化，飘忽的意象变成确切的一个男子，为此我必须再问一次：今天星期几？

(二)

星期的概念源自一个叫做西方的地理位置，以我的习惯来说相当于左手边。这种习惯毫无根据，但它们彼此间产生着莫名的默契，不得不让我将它们配对成双。左边某位伟大的神创造了万事万物费时七天，为了纪念这一大事迹，子子孙孙们一辈子的生活就必须以星期（七天）作为框架运转，发展至今，创造人类的第六天以及万事万物尘埃落定的第七天被约定为放下工作的好日子。重返岗位的新的一天因此被男子称为他妈的星期一。有趣的是我发现一个相对于左手边的东方（也就是右手边），习惯于把一年的第七天定为人日，因为某位伟大的神在那天创造了人类，我想大概西方的那位神比东方那位迟了一天开始创作（抑或是计算者的讹差），但祂的第六天与另一个祂的第七天，同时被选为创作人的大日子，真是默契十足，于是地球上充满了叫做人的动物。由于创作手法不同，这些称为人类的东西在各方面有着细微的差异。当“第几天”的概念被混淆后，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第一天到底是哪一天？根本就没有第一天！事实上东方人喜欢把十天定为一旬，一个月共有三旬，以月亮从虚空到圆满到殒灭的过程为循环，初一与十五就成为两个相对重要的日子，但到了三十，这个加法仍然必须倒退至一，因此原点又成了问题。

北方总是冰天雪地，风一吹就能把尿结成冰柱，于是一望无际的冰柱森林都是静止的撒尿艺术。在北方人的习俗里，十二根冰柱相等于一个轮回，以每一个懂得撒尿的动物为基准，当某甲撒下第十二根冰柱后，某甲就意识到自己是时候休息了，但北方人记忆力特别差，绝不容许任何人的打扰，以免混淆了统计。悖乱就代表无法休息。他们的人生就是不断寻找能让自己继续撒尿的泉源，刻苦努力就为了能够早点歇息，醒来后一切从零开始。

（北方对我而言差不多就是前方，而南方则是永远顾盼不及的后方）

传说中世界的中心是地中海，位于一个叫中东的地方，就是中心偏东一点的位置，但世界上却没有一个叫中西的地方，这一点让我困扰不已，尤其当我努力寻找中心的时候，我必须在中东中西中南中北之间找出那个平均值（准确至六位小数），但基于世界只有中东而没有其他的那些地理名词，寻觅始终没有着落。那个传说大概错了，中心应该是那片叫作死海的，与世隔绝没有脉流入注灌溉，没有任何联系的死亡之海——死亡才是万事万物的中心，我想，找到中心就意味着死亡，或者说死亡了就能回归中心。想到这里，我突然想马上告诉那个男子（不问名姓，因为我的虚构不需要确切的名牌）一个关于他切身的故事——

（三）

为了等他我决定认真计算每个今天到底是星期几。我一直站在那天的那一位置守候，尽可能不受他人他事他物影响，正如一个北方人专心搜集冰柱的数量一样。突然，有一条虾从一位擦肩而过的女子的肩包里掉了出来，挣扎着想讨点水喝，突出的黑眼睛不断砸击凹凸不平的洋灰地，我猜女子的包包一定是一个一如卡通片里圆形玻璃的金鱼缸所伪装起来的肩包，毕竟在这么一个嗜虾如命的世界里，私藏的虾被其他人发现是件挺危险的事，我跨步向前，一边避免踩着垂死的虾仔几乎被砸碎的眼神，一边伸长着手碰了碰女子的肩膀，想告诉她，虾子掉了，没想到这一分心，今天是星期几的印象即刻变得模糊恰如我所等待的男子的手提电话的屏幕。我立即纠正过来，整顿表情，和善地问她，今天是星期几。

“他妈的星期一！”

——原来我所等待的就是她！

我必须赶紧告诉她那则故事。在告诉她之前我低头看了看虾子，只剩下了两根触须，还有一些半透明的浆液，不知道是脑浆还是眼珠里的晶液，反照这个世界。

“我的虾！”她歇斯底里地咆哮，我硬是把她牵到后巷去，当时的她眼光早已失去神采，就因为一条虾被吃掉了。她的神情以及这昏暗潮湿的场合足够我开始叙事。后巷的馊水味轻轻吹拂鼻毛味蕾的摇曳，像无际的草原。我劝她深深呼吸吐纳，冷静地听我说，这可是比一条被吃剩触须的虾来得意义重大，甚至比起他妈的星期一来得更加重要的事：一切由眼皮底下的这条小龙沟开始。

我试图引起她的兴趣。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指了指小龙沟。“大便水。”不是，我是问你装大便水的是什么？“Long沟！”哪一个long？能告诉我怎么写吗？“嗯，应该不是恐龙的‘龙’，好像有人告诉我说是底下有个‘土’字的‘垄’……”她有点犹豫地嘀咕着，声音越来越低。我问她为什么不是恐龙的“龙”，她却苛责我，说我一定是设了陷阱要陷害她，于是她决定更聪明一点，她竟指责我是个做传销的骗子。我扮了个鬼脸告诉她，聪明反被聪明误，答案就是简简单单的“龙”，没有偏旁部首。

“这是个音译词，原文来自南方的某种语言，翻译成汉字很能捕捉文义之间的神韵。”她表示她是知道的，“不就是马来语中的longkang咯！”接着她又问该是怎样的神韵？我回答说，把longkang翻译为水沟是最没创意的，“沟”本身就有水的成分了，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水”在前面，不是太多余了吗？

“那么土字部的‘垄沟’呢？”——垄沟也是画蛇添足的一笔，在栩栩如真的龙、飞天腾云的龙下面加了一块土地的束缚，龙还怎么飞翔？自作聪明的人总爱给龙制定框架，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也不对。

“这么说龙沟的精神是？”——这个偏正词的形象浑如一条龙，管它盛的什么馊水，它本身就有奔流千里的意象，这样一来翻译才显示出力量。你知道龙是什么吗，它是绝无仅有的神兽，它被翻译出来反而取代了原文的枯燥乏味之感！

“那又怎样？”（她的疑惑令我惊觉于我的自我陶醉以及调侃语气的过度膨胀所将造成距离感倍增的憬悟。我收敛了可鄙的嘴脸，告诉她故事才正要开始。）

(四)

“龙沟一直向大海蔓延，回到那所谓的故乡，可没有人愿意道破它的源头其实是厨房背侧的排水管，大家只知道海纳百川。在东方有某种传说：每个海洋底下都有一个主宰的龙宫，住着成仙成王的龙王。作为深海的统治者，风调雨顺就是对他们的祈求。你会发现龙沟里黏着的混水里有一些细细碎碎的小蝌蚪，它们其实是龙的精子摇头摆尾地奔向龙宫准备受孕。迁徙到了大海它们却成长为海蛇、鳗鱼、虾仔还有海马，龙与龙宫也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有一个男子在吃了一尾活生生的大虾后，身体燥热难当，突然很想找个女人，可是他没有对象，只好任意妄想出一个完美的女人，当然只是性生理上完美的乳房、垂涎欲滴的阴唇还有紧绷的臀部的触感——没有面目。他坐在马桶上轻轻握着自己的阳具，想象着怎样与女人邂逅，这需要时间以及个人阅历的深度，要不然过程将格式化、无聊透顶，他竭尽所能希望这是一场浪漫的际遇——黑夜有树以及沁凉的虫鸣，可最后他不得不放弃，直接把女人剥光了然后仓促进入她的身体，在不在床上都不要紧了。就在最紧要的关头，他越发抓不住他的阳具，惊慌中阳具胆小地缩进了小腹，他目睹自己的肚子鼓胀起来，双脚仿佛失去骨头蛇一样蜿蜒，手也不见了。他打了一个饱嗝，满是虾的味道，没想到就呼出了一串巨大的泡珠，泡珠如镜般明亮，他看见一匹海马。

“变身为海马后，一切依旧自然，他若无其事地与其他长大了的蝌蚪，从龙沟漫游到南方的大海去。他开始在海草驳杂的密林中生活，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白马非马，老师教育他，海马也非马，说什么天马是纯白色没有一点杂毛的混血儿有着小鸟的翅膀在天空中翱翔，而慵懒的河马一口可以饮尽一江春水，还有罗马是一种遥远的记忆充满血腥以及神话，必须以历史的方式阅读并且拒绝铭写的可能，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认准一条路就足够抵达目的地了。‘你们是一群海马，飘忽不定的意象。’老师郑重其事地宣布，他点了点头。在校园中他认识了老虎虾大王的肖像，悬挂在教室老师头

顶上学生们四十五度的仰角，作为某种虚假的朝拜，在朗朗的复习声浪中。密林的生活让他认识了赤兔海马、汗血海马、沃尔海马还有布尔海马，他们总是自由自在地穿梭密林间，弄得浑身黑泥巴也无所谓，跌伤了伤口也能很快愈合。在一次赛跑中他撞倒了一头小海龟，他们俩竟然成为好朋友。海龟吃力地摇着桨，海马们很不喜欢那种缓慢的速度，每次呼啸而过时必定要予以蔑视的眼神，但海龟们依然勤奋地来往他们所向往的白色沙滩，把一年来最珍贵的珍珠产在温暖的月光下，含着泪默默离去。他忽然间觉得海马朋友们不了解海龟的眼神应该要减少一些锐利，但毕竟南海的海龟数量多得惊人，凡从他们头上游过肯定会偷走些许日光。海马们因此患上阴影恐惧症，因为某个传说讲述了某天突然有空龟壳从天而降的故事，砸死了五百一十三头海马，他们再快也闪避不及——算什么令人骄傲的速度。

“在传说的驱使下，他与一众海马好友走出密林来到璀璨夺目的珊瑚礁王国，他们怀着某种梦想，希望能够在珊瑚礁城市中替狮子虾大王工作以换取丰厚的打赏。远在他们决定前往珊瑚礁前，狮子虾大王早已派遣了狮子鱼大使在密林中分派海马们最爱的大肥硕莪，馋嘴地诱导海马们在合约单上吻上永恒的唇印，印记还带着硕莪油香的四溢。快乐时光总是短暂，蜂窝似的珊瑚大楼一格格将海马们区隔起来，夜里琉璃灯幽幽的紫光像一种迷幻剂，海马们独自坐在灯下盯着窗子看，最终忘记了奔跑。他偶尔想起小海龟，‘真希望它不会忽然变成空龟壳掉将下去，毁坏了密林的繁茂’，于是他建议海马们可以学习捉迷藏游戏：满是遮蔽与隐身术的珊瑚王国里，海马们一旦找到合适的藏身之所就完全没入虚空中仿佛不曾存在过，扮演鬼的他谁也找不到。

“一天狮子鱼大使捏着合约纸上的唇印告诉海马们是时候把肚子交出来寄存狮子虾大王玉米般大小的受精卵了，工作内容是必须无微不至照顾并且听从一切指令，直到玉米像爆米花那样激烈膨胀进发然后挤破肚皮，合约的债务才算抵消。海马们在密林奔跑时从来不知道南海计算日子的公式，直到狮子鱼大使出现的这一刻，他们才了解到南海日子的轮回是以永昼与永夜作为循环的，每个白日的永昼必须无止尽工作，每个漆黑的永夜则尽可能让自己不被发现，幸运的是，这恰恰与捉迷藏游戏的旨意相通。此外狮子鱼大使分别为海马们套上黄金镀的马鞍，白金打造的环辔以及供给饲料的自动口罩，定期配给粮食。‘马鞍使你们变得雍容华贵，辔索不时会提醒你悬崖勒马，口罩予你们食物，你们因此没有必要张口大叫。’这是海马们在黑暗中

唯一的安慰了，他想。

“由于他按部就班地遵守规则，使得肚子里的玉米长得脑满肠肥，狮子鱼大使便准许他离开珊瑚城堡到东海度假。当他仍在龙沟里寻找海洋的时候，他就已听说过东海深处矗立着龙宫的总殿，至高无上的龙王之王统治着那片神秘的海域。这次他终于达成夙愿，挺着大肚子来到东海。眼前的东海是浩瀚的沙漠，无阻无拦最适合海马奔跑了，他跃跃欲试甩了甩尾巴，忽地一声陷入了广漠的流沙不可自拔。沙漠之下是一座古老宫殿的废墟，残破的皇位上端坐着一头巨大的龙虾正挥舞着指爪，肆意把周遭可觅得的古董碎片吃进肚里，像一头巨大的硕莪在啃噬着树桐直到蛀出一个大洞，脑满肠肥。”

(五)

你怎么变成了一头牛？

“哞——”就趁我在说故事的当儿，你从一个执拗于电子产品的男子，不，一个失去一条虾仔的女子变成一头憨呆的牛，下颌还不断嚼着反刍的甘草，饶有滋味地瞪着我看。我想确认这头牛是不是你，于是我问：今天是星期几，牛即刻愤怒地哞了一声。这使我深信不疑，你们之间拥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毕竟这种现象完全符合我虚构的状态。

而故事继续：

“离开东方后，女子决定到世界的中心去寻找自我，以便替代拥有一条虾仔的那种自我安慰式的力量，她发现剥虾壳使她神经过敏，皮肤嘴唇甚至食道都会发狂似的红肿热痛。她从网上查悉‘自我’将作为敏感症的药引，世界的中心便是那种所谓‘自我’的原产地。她于新的一年的人日，同时也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来到地中海。由于语言不通，近在咫尺的地中海导游将她带到不远处的死海，那里雾气弥漫，看不见彼岸的山峦起伏。付钱后她乘上竹筏。‘带我到海的波心。’船家便像海龟一样搅动桡楫，缓缓没入迷雾之中。她盛了一口海水饮尽，那种腥咸令她联想起千万年来所有生灵的尸体的腐化以及发酵，浓烈得熏人落泪。她淡薄的眼泪滴到海面上去，惊起温柔的涟漪如莲花绽放。她用指甲在竹筏刻上记号，待到船家靠岸后，在记号的位置下寻觅那剂药引。她徒手挖掘岸边盐的晶体，挖得鲜血直流，盐海的苍蝇蜂拥敷在伤口上吮吸。终于挖到了九米半的深处，死海的水方渗透出来，第一滴就是她那被洗涤了的眼泪。她跪倒磕头，

撅着嘴亲吻大地，同时把泪水饮入愁肠。

“在完成了世界中心的旅行后，她回到南方的故乡。她已经不需要豢养虾子以换取新鲜的勃起，因为虾子总是蜷缩成团百无生气。接着她决定放弃星期或者初一十五的这种计算方案，这种不知是谁所界定的呆板模式，这种无限倒退的人生，一个人躲入南方的丛林，最终饿死于山洞之中，也有传闻说目睹了她的奔月。

(六)

眼前的牛兀自哞哞叫，使劲地甩动拂尘想赶走那些眷恋它肛门残留排泄物的苍蝇，始终不很成功，眼睛眨巴眨巴表示郁闷，我趁它不注意时把它右边的角锯下来，如获至宝地逃到自己的房间里，打开电脑，调整摄像机的镜头，对着里面的人说，“今天表演特技。”

我选了一首Fly Me to the Moon，使整个房间充满怀旧气息，接着慢慢剥光身上的衣服，搔首弄姿——我知道他们最喜欢看我搓揉乳房时探出舌头的样子。我倒卧在绵软的床上拿出刚缴获的牛角，突然发现牛角已不是牛角，而是一个长满青苔的海螺，从里头探出头一只丧胆的寄居蟹，长得跟虾一样。我义无反顾，轻轻凭两指撑开阴唇，缓缓把海螺伸入体内……屏幕忽然跳出视窗，窗里服装怪异的少年给我留言：“可不可以告诉我今年是南历多少年？”我于是开始计算甲子、酉元、回历，偏偏在这个时候，躲在螺内的寄居蟹开始敲打壳壁以不规则的节拍，疼痒得我直叫，直叫他妈的星期一，他妈的星期一……

鸟

程老师

/ 扶风

夜凉如水，程湛民却在床上翻转，一身燥热睡不着，她出着阵汗，背上一片湿，把床褥也染湿了。更年期给她带来许多不适，虽没有大病，但盗汗和肚胀足使她感到懊恼，经常失眠更令她一筹莫展。她起来擦汗换睡衣，再也不想躺回床，开了房门出到阳台上。是一个没有星月阴翳的夜晚，徐徐吹着微风。程湛民张开双臂，让凉风轻轻拂抚她的肌肤，感到舒服多了。她想起《曼第森桥梁》里女主角迎风解开晨褛的画面，电影拍得含蓄，她知道那晨楼下应该是女主角袒裸的身体。下意识地摸摸衣钮，但没有行动。她从来都是这样，光想不做。站了良久，一阵惆怅感使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早上第一节课上中四甲英文。前二十分钟背书，学生一个个出来站在她身边背。教书三十年，她固执的保存传统教法，要学生背书。有些学生抱怨，别的英文老师都不叫背书，被程老师教到，每个星期都得背书，真是倒霉。轮到英文股长，他一字不漏的很顺溜的背完，程湛民感到既满意又安慰，至少班上还有几个学生响应她的教法。英文股长瘦高个儿，理个小平头，稚气未脱，眉宇间却开始呈现成年男人的阳刚，鼻下的汗毛正慢慢蜕变成青须。听他背书总让程湛民联想到维也纳儿童合唱团，那种圣洁不染尘埃的歌声，像流过心田的一条清溪，洗涤得人也感到空灵。她给英文股长打了满分。

下课英文股长把班上作业簿送来，他叫：程老师，程老师。程湛民的心跳停了停。他说他交了个德国笔友，用英文通信，请程老师帮他翻译一些词语。排屋英文叫什么？居高临下该怎样译，等等。程湛民在纸上一一给他翻译，他满意的谢过，走出办公室。程湛民看他的背影，淡淡的想：现在是什么

时代了，青少年不都在网上聊天了么？谁还有那个耐心一来一往的写信呢？这个英文股长居然那么怀旧！想着心里涌起了一丝喜悦，好像遇到了知音。

程湛民年少时就交了许多笔友，有本国的有外国的。她生性内向，不会主动结识新朋友，别人也很少表示愿意跟她打交道，平时上学她总是静静的来静静的去，跟同学一直像有帐幕隔着，没办法沟通。生活上没有朋友，她很自然的转向那个年代很流行的笔友方式。她觉得写信比说话顺畅得多，不用面对面交谈，让她有一种安全感，她沉迷于笔友这种远距离的交往。跟徐克章就是这样结识的。他们在信件来往中无所不谈，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的理想，天南地北，从来不会缺乏话题。那时她正在准备出国深造，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向徐克章暗示她的祈望，她心底下希望徐克章会等她四年，等她大学毕业回国相聚。于是她带着很单纯的信心出国，在念书期间他们继续书信往来，但双方都很矜持，一直没有写过山盟海誓的话，他们甚至连照片都没有交换过。可是程湛民有一厢情愿的信心，她深深相信徐克章对她忠贞不移。她安心读书，从不参加系上的活动或和别系的联谊活动，仍旧跟中学时期一样独来独往。这样持续到她大三那一年，徐克章在一次的来信中告诉她，他已经订婚，准备在半年后结婚。这对她是晴天霹雳，她不能相信徐克章竟对她无动于衷，自己的旖旎美梦原来是一场空。她在心里不停的问：为什么？为什么？但她没有

呼天抢地，没有失魂落魄。她给徐克章寄了一张贺卡，算是给自己的初恋打了个句点。她默默地在被窝里流了几夜的泪，然后起来，照常上课。她更加用功了，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学问上。

英文股长时不时来请程湛民帮他翻译，他有许多笔友，不止德国的，还有英国的、日本的、甚至巴西的。她喜欢帮英文股长翻译，当他说谢谢时，眼睛特别亮。给英文股长翻译像给一棵小树浇水，得水后小树迎风摇曳，精神奕奕，浇水的人也感到惬意。她不自觉的在每天下课时期待，英文股长不来时她竟有一丝惆怅。

程湛民长相平平，不美丽也不丑陋，中等高度，不太瘦也不太胖，是那种你看过许多次都不会记得她的女人。她做事中规中矩，不突出但也少出错，在工作上是个忠诚的员工，但不会有想到给她重任，人事上她永远客客气气，很被动，是个可有可无的同事。她大学毕业后回国，就在这间学校教书，一教就教了三十年。这三十年里同事们升迁的、结婚的，有很多变动，惟有她一成不变，永远留在单身教员阶段。她虽停格在同一阶段，相貌却兀自随着岁月转变，她由一位年轻小姐不知不觉的成了售货员口中的“安娣”。

休假日程湛民难得出门一趟，到超级市场买一些日用品。她买了快熟面，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口味，几年来都没换别的。买快熟麦片、奶粉，那是她每天的早餐。又买了液皂，她洗脸一直都用液皂，没用其他化妆品。几年前她曾有一段日子天天用化妆品护肤品，那是跟英文主任熟络的短暂的时段。她回想那段日子，始终不能确定自己是怎样开始和英文主任来往的，也不能肯定英文主任是何时开始天天到她座位聊天的。英文主任很健谈，总有许多故事和笑话，程湛民只是坐着用心听，很少开腔，英文主任并不在意，仿佛他只需要一个听众，有没有反应没关系。坐在她旁边的同事李水莲有时会说一点话，但也是听的时候多。李水莲是新来的华文老师，刚刚大学毕业，很清秀也很文静，她几乎就跟程湛民一般被动，见人总羞涩地笑笑。因为刚来到这个城市，一时找不到地方住，程湛民一个人租一间两房一厅的公寓，就让李水莲暂住，等她租到自己的住处时才搬出去。一天，英文主任建议她们跟他一起去学书法，同去的还有另一位男老师。那时程湛民已经悄悄的对英文主任动了心，那么多同事他不聊天，专门来她桌前聊，敢情对她有好感，至少不讨厌她。他一建议她想都不想就答应，正好李水莲也说大学时没学好书法，愿意跟他们去学，于是四人一道去拜师。

英文主任有车，就自愿载送她们。每星期一次的书法课，成了程湛民单调生活里的高潮，跟英文主任在校外交往，虽不是单独来往，让她多年来如一潭死水的心湖又隐隐地起了涟漪。英文主任像一支火炬，照得周围灿亮，连一向来都在阴影中的程湛民也显出来了。她又开始憧憬，又开始

关注自己的形象。她不动声色地买了几套新衣，买了化妆品，开始小心地打扮。由于她很低调，周遭的同事仿佛都没发觉她的变化。可她自己对镜自照时，看见了越来越焕发的面容，她又有了多年前的那种单纯的信心，连走起路来都轻盈得多。在她自我陶醉得最稠的时候，同事间却爆出一道新闻：英文主任和李水莲谈起恋爱了！她一时糊涂了，李水莲跟她同住，她怎么没有觉察什么异样？她顿时有被抛弃的感觉，感到英文主任负了她。跟她交往竟原来是借桥过路，他的目的原来是李水莲。她很懊恼但又没办法，她能做什么呢！她只能装着没事，继续跟他们上书法课，上完课去宵夜，直到李水莲搬走。她又回到被冷落的格局。这次她连泪都没掉一颗。

学校举行英文周，每班在壁报上贴上英文作文、英文报章、各种各样与英文有关的剪贴。中四甲的壁报加贴了英文股长的笔友信和明信片，还有英语流行歌曲的歌词和歌星照，别开生面。程湛民和其他英文老师都很欣赏这一班的壁报，英文股长快乐得像春天的小鸟。他兴奋得满脸通红，嘴角有浓浓的笑意，眼眸如蓄满水的初夏的潭那么深，深得发蓝。竟有一种说不出的俊秀在整张脸上逡巡。

从九十年代迈向二十一世纪，学校教育电脑化，教员们不论年老年轻一律要求学用电脑。程湛民一开始就很排斥，四十几岁的人了，学新东西总是拉牛上树。可是饭碗砸不得，硬着头皮都得把电脑学会。学电脑的那半年，对她而言简直是经历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事，每天晚上对着屏

幕和各种电脑程序搏斗，每周一次的电脑课，她紧张的用尽精力去记住每一步程序，上完课后整个脑膨胀如快爆炸。但毕竟学会了应用最简单和必要的软件。能够用电脑出乎预料的给了她许多便利，备课算分数等等，统统输入电脑，省了很多时间。慢慢的她竟也能上网浏览了，一下子天地开阔起来，她闭塞的生活有了个出口，不用跟人接触却能自由畅游各领域。她常常进入别人的部落格窥视，却从不敢加入发表论点，也不敢设置自己的部落格。更不敢和人在网上聊天。她不习惯袒露自己的内心，也不会天花乱坠的撒谎。她深知在网上聊天，往往有人不诚实，纵然她经常有向谁倾诉的需要，始终迟疑着，被欺骗的感觉她了然，像大晴天出门，一出门就天气遽变的下起倾盆大雨，淋得个落汤鸡。又像中了彩票兴冲冲去兑钱，却发现手里紧紧抓住的是张过期彩票。她始终在外围游走，满足于窥视别人，保留自己的现况。

英文股长又把作业簿送来，他说：程老师，作文簿。放下簿子就离开，没有请程湛民翻译。已经有几个星期他没请她翻译，也许英文进步了，不用翻译了。她一阵失落，像下楼踩空了一阶楼梯，几乎滚下楼。

近五十岁，她发现视力有了问题。她原本近视，现在视力更差，加上随年龄而来的远视，着实给她很大的不便。戴着眼镜看书，纸上一片模糊，必须取下眼镜来读字。上课时

看黑板看学生得戴眼镜，看书时得摘除眼镜，这样一戴一摘，使她烦不胜烦，学生看了也烦。后来花一笔钱去配一副渐进眼镜，总算解决了这问题。渐进眼镜上半部看远，越往下就越不清楚，到看不清远方时就能看到近物，所以程湛民必须随时调整头部角度，看远时可直着看，看近时得提高下巴，垂着眼皮才看得清楚。这样一仰头一低头的调焦距，她不知不觉地显了老态。

等英文股长像在等青春。他带来的一股青涩的绿味，游丝般在她四周缭绕。她日渐黄萎的嗅觉，贪婪的吸纳这新鲜气息，滋润她爬满皱褶的日子。

程湛民整理旧物，翻出经年藏在纸箱的杂物，有纪念品、有衣物、有相簿等等。有些纪念品是学生送的，她向来珍惜学生送的东西，这些年来收集了不少。拿起一串风铃，摇一摇，叮叮当当地响，她回想一下，那是一低年班送的，初一丙，班上大半男生很懒散，功课不好，品行也坏，叫背书不背，叫交作业不交，让程湛民最感头痛的一班。但是他们有一种侠气，那是优秀班所缺乏的，她从没想到他们会在学年末送她礼物，有点受宠若惊。她提着风铃环顾室内，找不到适合挂上风铃的地方，又把它放回箱子。她一样一样的拿出纪念品，默默的回忆送纪念品的班级和学生。斜阳从百叶窗筛进房内，泛着旧黄色，程湛民坐在地上，半边面庞被映照，也是旧黄色，整个室内微微发出霉味，她像坐在一张旧照片里。

头上开始出现白发时程湛民很慌，她从大学时代起就留着齐肩的发型，这些年一直保持光滑柔软，冒出白发后发质就变得干燥不驯，换了几种洗发精，依然没有改善。

她看其他比她年长的同事，在白发还未猖狂时已经染发，所以头发都一直乌黑着。她到商店里浏览，各种颜色各种牌子的染发剂，但她一直踟蹰，她想，染的黑色跟自然的黑差太远，不但黑得没有光泽，而且黑得刺眼。有些人染上深棕色，看起来比较不那么强烈嚣张，她揣度是不是要染成棕色。买了一盒棕色染发剂，回到家里却意兴阑珊，随手把染发剂放在架上，到休假日会瞟一瞟那盒子，始终没有动手染发。白发像蛇般滑游，没几年已经爬了满头，程湛民披着黑白相间的长发，有些散乱，她在脑后用发夹夹拢，看起来整齐些。只是，这样反而增添了一丝憔悴。她没像大多数人那样把头发剪短，依然故我地保留着长发。

程湛民照常上课，英文股长照常听课送簿子领簿子，他没有再来请程老师翻译。一天下课，英文股长送簿子来，程湛民不经意的问他：笔友交得怎样？他扁扁嘴说：不交了，统统停了，不好玩，上电脑比较好玩。她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放学前下起雨来，最后一节课程湛民有空堂，改做作业累了抬头看看窗外，雨淅淅沥沥的，很慢很慢地落下，带着迷迷蒙蒙的雾气，树木像隐在一层薄纱后，绿意褪成淡灰色，蓄着很重的湿气，看着也感到冷。放学时雨势变大，天暗下来，也不过下午三点钟，已经像冬天的傍晚。程湛民撑起伞走到车站，等车的人排了一条长龙，她平静的排队。来往的车辆仿佛在雨中小心滑行，噪音缩小成浪激堤岸的索索声。一切都像在压抑着。她感到心口沉甸甸的，像垫着一块铅，感到必须把它掏出来。她离开队伍，慢慢踱开。收起伞，她任雨淋在头上、身上，眼镜很快就模糊，她没有停下来擦，一步一步走向苍茫，越来越深，越来越沉……

11

/ 陈政欣

【文学的武吉2则】

栳 枳 律

槟 榴，在武吉镇民口里，叫栳枳。栳枳配上栳叶，再加上白灰，绞折成一团，放进口里，慢慢地嚼咬，说是能咬出一口芳香。过后张口一啐，吐出彤红的唾液，溅得一地斑红，很过瘾。镇上老一辈的华裔和印裔，都喜欢这一口，说是吃槟榔嚼栳枳，香而有味，比香烟还好。

那是40、50年代一些老辈男女镇民的嗜好。

镇内有块地，种满高耸瘦长的槟榔树。中央有条牛车木轮滚转的土路，穿过槟榔园，镇民们叫它栳枳律（路）。后来柏油路一铺，两边槟榔树放倒，两排灰砖瓦屋建起，国家独立后不久，就有了个罗曼蒂克的路名：爱情路。槟榔树是逐渐少了，两边的路灯还是幽暗阴沉，也许是这个缘故吧，市议会就替它安了个让人遐思的路名。

爱情路从不罗曼蒂克。路头是镇上赫赫有名的青楼客栈，是镇上妇女深恶痛绝的狐狸窝。眺眼就一望到底的路尾，是间货车的修理厂，整天都是乌烟瘴气，引擎声响个不停，旁边还有间收破烂的仓库，乱草丛生，弄得蛇鼠乱窜，鸡犬不宁。那年代还有抽鸦片的，就在残垣断壁与乱草棚架间筑窝。

在山老鼠（马共）搞斗争的年代，这栳枳律上住了个华裔的警长，是专职捕山鼠（抓马共）的暗探。这人带了一家大小，平时深居简出，低调和睦。直到有一个阴暗的夜晚，一粒手榴弹被抛进这家人的窗口，炸伤了这暗探，武吉镇民才恍然惊悉，就在镇中心里，还住着这么的一个江湖人物。这人是情报局的剿共要员，肩负着武吉镇周围地区的追捕行动。这是二

战后武吉镇上的首宗血案，整个镇就像是炸开了。接着是几个月的戒严，军警驻进，野战炮兵在镇上的大草场架起成排的巨炮，军车坦克也在街头巷尾摆阵，正式的军事剿伐行动把整座大山围追堵截。军事行动连续了十几天，大炮隆隆呼啸后，再来一波波的直升机盘旋投弹和机枪扫射。几轮攻击后，整个武吉镇又恢复正常，该怎么活下去还是怎么活下去。总之，马共全盘向东的森林撤退，回归到丛林，武吉镇从此进入和平时代。

若说武吉镇上有战争的史迹，这间栳桔律上的屋子，就是从战乱转向和平的见证和转折点。这屋子被空置了好几年，直到它与毗邻的也是有些许史迹韵味的双层屋子一起被地主拆卸重建。

过番到南洋，最担心的事，莫过于死无葬身之地，或是死后没人或没钱让人收屍；尤其是那些独身的，或是妻离子散的过番客，无不期望在身后有一笔款项存着，好让乡亲好友能找块风水好地，把自己尊严地收了。于是，在武吉暗探的住屋隔壁，也是双屋砖屋里，有个民间组织，叫“保亨社”。说是“白烛会”，也就是那种替乡亲朋辈处理后事的互助会。这会社鼎盛时期，会员几百，风光一时，所以能在栳枳律上租了个会所；会员们都能在这里进出，聊天读报喝茶吹嘘，像是中式的俱乐部。

这“保亨社”有专人处理日常会务，一个书记（财副），几个跑腿的。每天大门一开，总会有人进进出出。跑腿的每天到四周乡野或工地收取“白烛”月捐；来客里有的是来报丧的，有的却是来探听乡亲戚友间又有谁百年走了的消息。白烛，是取名于丧葬时点燃白烛的意象。社员们每个月都有交上个小数目白烛帛金，以后轮到自己以后有什么不测或是百年相辞时，自会有“保亨社”出钱出面主持葬仪，社员们抬棺扛棂，相扶相送，有个不让人唏嘘感叹的体面收场。

鼎盛时期，这“保亨社”的财力能置业购房，能体面的发放新年红包和行善。但这终究是夕阳行业，“白烛会”的互助互辅精神没能抗拒岁月年华的流逝，老一辈的过番客相继离世后，“保亨社”的大门一关，那块黑底金漆凸雕的匾额，就骤然跌落，破裂散架，没存痕迹。

在“保亨社”之前，这屋子在日本皇军占据期间，还曾经是军方扣押与拷问嫌犯的牢狱，所以一些灌肚水、拔指甲、挖肠腔、炙烤和烧煮人肉的传说，总是把这间屋子描绘和涂染成一团的阴沉郁暗，不是武吉镇上孩童们愿意靠近的地方。

榜枳律上还有一间很经典的马来风格的浮脚楼建筑。主体不是木质结构，而是洋灰砖瓦搭配高脚阁楼，隐约间，自有一番马来蕉风椰雨的韵味。榜枳律还曾有过两个华文写作人，还有一些风风雨雨的传说轶事与斑驳霉绿，壁皮剥落的建筑。这些还在，不再存在的，就是这两间有些许历史见证意味的“暗探屋”和“保亨社”。

不知何故，武吉镇上的经济稍有起色，这两屋就给人推倒，另起了新楼房。

中國街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还得等候上一两年，中国南海上的船运才逐渐恢复。过后的几年，武吉镇上有过一小股的移民潮，静悄悄地进驻。那时百废待兴，英国殖民政府还在各个港口设卡置关时，就有油轮从汕头运送过番客来到泰国的曼谷，再从那里搭乘陆路交通，把过番客们送到泰国和马来亚的丛林边界。风高夜黑，在引路人率领下，过番客们爬山越岭，过了边境。再经过四五个小时的卡车颠沛，初升的太阳才爬上镇后大山的峰巅，这批新客已在武吉镇上妥善安顿了。

这一批新客，大都是妇女孩童，都是在唐山乡下因抗日战争的阻挠而苦等了好多年，如今过了千山万水，急迫地赶着过番来寻觅夫婿的家眷。

这些寻夫觅父的家眷都集中在巴杀（菜市场）后方的土埕上下车。

土埕是块不小的广场，广场之后有条不长的短路，这路不到两百英尺，而且只有一边是一整排的双层灰砖黄瓦的排屋，路名：“中国街”。很多刚下了卡车的过番客，一抬眼就看到从中国街头围拢过来的丈夫或亲戚，一瞬间，新客们都被迎进中国街上的一间间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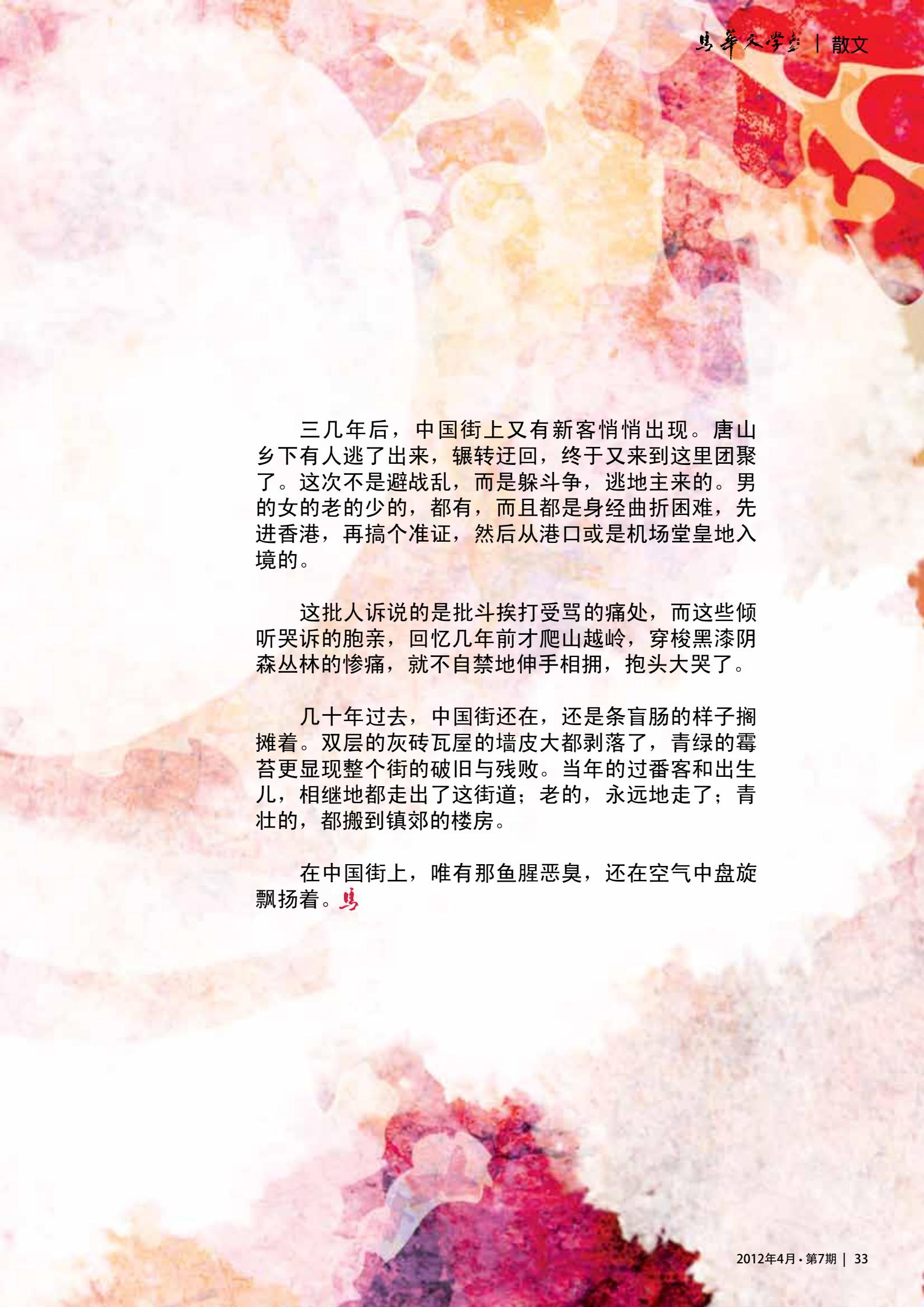
里。

中国街很短，街头一眺望，街尾路面的石头或狗粪堆，都能看得清楚；而且还是条死路，走到尽头，只能回头走。这路笔直撞上一条横亘的大沟渠，沟渠之后就是火车站的大篱笆，篱笆后方就是铁轨了。在武吉镇上的街道排列格局上，中国街是条小盲肠。街道交通循环流转，在中国街上没有的别任务的，绝不会绕进这死路来。

这路靠近巴杀（菜市场）的鱼鲜市场，在烈阳下，整条路面都是刺鼻的腥臭，若是阵雨溅拨或是细雨飘撒之后，更是滞水泥泞，污秽脏垢，不会有什人愿意到这路上溜达的。镇上一些稍有成就的过番生意人，就喜欢在这街上置业。整排的双层灰砖瓦屋，都是唐山商家的栈房住宅；住在这里的，都是称亲道戚，热络融洽像是武吉镇上的小唐山村庄。

继继续续地来了几波的家眷移民潮后，中国街上的小童就多了。这些孩童都是跟随母亲或亲戚过来的，穿着肚兜裸着小鸟赤着脚踝，就在这路面上奔驰蹦跳。过后，唐山过来的妇女一个个地挺起肚子怀孕了。几年后，要是向在中国街上行走的青涩少童查询，十之八九都有会说他们是在1946~50年间在这街道上出生的。

1949年唐山的共和国成立了。先是喜悦，过后不久，镇上的唐山商家们传染似地一个个惊惶失措，说是乡下的老家被斗地主了，说是爸妈爷姥都挨打批斗，唐山是万万不能回去了。在武吉镇上赚了钱的，没几个不在战前把血汗钱汇回乡下购田买地，建业置产的；如今却让父老爹娘当上了地主被批斗，真的是哭都没泪可哭。这期间，中国街上的妇女们无不愁眉不展，愁肠百结。



三几年后，中国街上又有新客悄悄出现。唐山乡下有人逃了出来，辗转迂回，终于又来到这里团聚了。这次不是避战乱，而是躲斗争，逃地主来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而且都是身经曲折困难，先进香港，再搞个准证，然后从港口或是机场堂皇地入境的。

这批人诉说的是批斗挨打受骂的痛处，而这些倾听哭诉的胞亲，回忆几年前才爬山越岭，穿梭黑漆阴森丛林的惨痛，就不自禁地伸手相拥，抱头痛哭了。

几十年过去，中国街还在，还是条盲肠的样子搁摊着。双层的灰砖瓦屋的墙皮大都剥落了，青绿的霉苔更显现整个街的破旧与残败。当年的过番客和出生儿，相继地都走出了这街道；老的，永远地走了；青壮的，都搬到镇郊的楼房。

在中国街上，唯有那鱼腥恶臭，还在空气中盘旋飘扬着。

/ 赖殖康

一滴酒

滴酒入喉以后以后该怎么走
回荡悬荡在喉头的那酒久久
久久不下我的忧愁还在心头
怎么后头还有一声声刺耳的
沉沉逼迫幽声喊我骂我追我
回头瞧不见有人瞧不见有人
只有冷冷空气与凋零相交融
与落叶垂柳那人造走道暗暗
呢喃它们在呢喃呢喃着那把
催人声正打哪儿去打哪儿来
往大道往小巷还是往那矮矮
时光里游梭成鸟成歌成永恒
酒滴下喉与永恒对峙着时间
怎么遗失怎么流转怎么轮回
怎么轮回不出与永恒对峙的
那一刻那见证酒穿过喉缓缓
向深渊掉下成刹那火花朵朵

/ 牛油小生

诗来得太快， 我把他们记在 手机里

(一) 魔

半山树影摇动，听
风的凌乱——
夜是没有表情的蚊子
吮吸所有光明
我欲呕吐那轮月色让它，浑浊
如水，如蛙叫咬死蝉鸣
如迷路在夜猎的猫与鹰之间
终于天将破晓

(写于2011年4月2日，等待修车的早晨，马来甘榜里的一碗中华干捞面)

(二) 我手写你口

面对官话我往往出错
我不懂该如何诠释，因为我不/是
翻译工具，如何
将官话变成人话，或如一场
逆向思考

(写于2011年6月26日，采访岛国某副国家领袖后，灰色的回家的路途)



(三)

不插电，我们享受自然
放弃霓虹灯光，围着篝火取暖
在没有光害的夜晚垂钓旋律
三度和声、空灵音节，走音
也成歌曲

(写于2011年6月29日，搭乘火车的前夕，岛国
最后的火车轰鸣)

/ 邓炜宾

知音

向夜色湮没了轮廓
是谁，却在山腰掌起灯火？

知音如天际星河
散落，生活来回常恒
恰似隧道往返，一抹弯月
若掌缘腮下轻托

我们是在哪一天道别？
灯熄时，又是数年蹑过

/ 陈伟哲

墓的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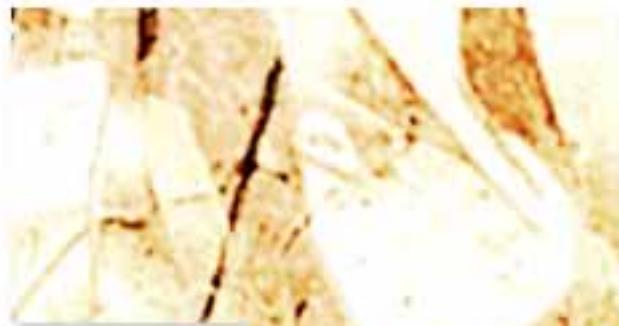
1.
雨后 大地冒出许多门牙
熟悉着岩石般的冷

墓碑与墓碑之间
牙缝形成
蛀牙的居所

2.
除了会哭的墓
牙医忘了计算牙龈残留的呻吟
不断修补刻字
以至完美 如心底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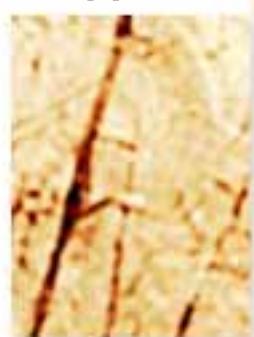
3.
站在坟墓前
花朵掉泪，家属掉了堆砌山坡的
沙砾

4.
我半夜梦见墓的形态
洞晓自己不是入土的往事
但我不愿
化身为墓园遍地的草原
再美丽的翠绿
先人只能远远地偷看



/ 陈伟哲

取长补短



再专业的理发师
再尖利的剪刀
一头短发
怎样剪也
剪不长



向明天写诗



向明天写一张鸟巢
给败坏的宁夏
一些噪音
学习自我反省

重拾吟

纪念游川、姚新光、陈徽崇、陈容



演出阵容

- 【诗人】 傅承得、林金城、吕育陶、周若鹏、黄建华、何乃健、苏清强、
小曼、田思、叶啸、曾翎龙、杨嘉仁、林健文、周若涛、黄俊麟、
刘育龙、吴彩宝、邢诒旺
- 【歌手】 周金亮、林文荪、卓如燕、岑大伟、王修捷、王国刚
- 【鼓手】 吴圣雄与手乐团
- 【舞者】 马金泉、叶忠文与共享空间专业舞团
- 【宗教界】 继程法师
- 【相声演员】 苏维胜
- 【多媒体制作】 陈子韩
- 【参与演出】 黄翠云、丘淑霖、安乐书窝学生演员等



2012年 诗曲朗唱舞蹈演出

以诗以歌以舞，风云再起；
以泪以笑以爱，震撼心灵！

25年反映现实脉搏的文学活动，
紧随时空变化，来到转型的关键时刻！
精选特殊场地、开阔的全民关怀主题、
结合多元演艺与多元媒体的节目，
精锐尽出、风云再起的更强大阵容，
再次震撼您悸动的心灵！



7.4.2012 (六)
6 PM - 10 PM

墓园动地吟

地点: 汝来孝恩园
承办: 大将出版社
03-6188 3266

22.4.2012 (日)
2 PM - 4:30 PM

地下动地吟

地点: 八打灵星洲日报
承办: 大将出版社
03-7965 8879

10.6.2012 (日)
7:30 PM - 10 PM

寺院动地吟

地点: 仁嘉隆东禅寺
承办: 东禅寺
03-3191 1533

17.6.2012 (日)
3 PM - 5:30 PM

大学动地吟

地点: 金宝拉曼大学
承办: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016-221 7650

5.8.2012 (日)
7:30 PM - 10 PM

亚细安动地吟

地点: 隆雪华堂光前堂
承办: 大司马
012-659 7590

9.9.2012 (日)
3 PM - 5:30 PM

殿堂动地吟 (一)

地点: 吉隆坡 KLPAC
承办: 紫藤
03-2145 1200

9.9.2012 (日)
7:30 PM - 10 PM

殿堂动地吟 (二)

地点: 吉隆坡 KLPAC
承办: 紫藤
[限特邀嘉宾]

16.9.2012 (日)
7 PM - 10:30 PM

海上动地吟

地点: 槟城渡轮
承办: 三清慈爱福利会
012-487 7280

22.9.2012 (六)
7:30 PM - 10 PM

空中动地吟

地点: 吉隆坡邵氏广场
承办: 余仁生
[限特邀嘉宾]

14.11.2012 (三)
7:30 PM - 10 PM

古迹动地吟

地点: 马六甲青云亭
承办: 华文堂
012-681 2183

详情可浏览 dongdiyin.com、facebook.com/dongdiyin 或致电 03-61883266 询问

動地吟

20年演出一览表

1988年
声音的演出——游川、傅承得现代诗朗诵发表会

场次	日期	地点	主办
1	02.12.1988	吉隆坡陈氏书院露天内院	紫藤(马)有限公司

1989年
动地吟——现代诗巡回朗诵会

场次	日期	地点	主办
1	03.06.1989	新山柔佛古庙露天内院	随缘茶坊
2	10.06.1989	槟城广州府会馆五福堂	紫竹茶坊
3	17.06.1989	吉隆坡陈氏书院露天内院	紫藤茶坊
4	01.07.1989	吉兰丹中华大会堂	吉兰丹中华校友会
5	25.07.1989	马六甲培风中学礼堂	15华团第6届文化节 工委会
6	13.08.1989	吉隆坡马华大厦三春礼堂 ——为华资筹款义朗	雪华青、紫藤茶坊

1990年
肝胆行——90年现代诗曲朗唱会

场次	日期	地点	主办
1	06.05.1990	吉兰丹哥打峇鲁市巫统大厦 礼堂	吉兰丹中正校友会
2	09.06.1990	雪兰莪巴生中华独中	海鸥体育会
3	23.06.1990	登嘉楼瓜拉登嘉楼东姑礼堂	登嘉楼潮州会馆青年组
4	28.07.1990	砂拉越诗巫民众会堂	诗巫省华团文教组
5	29.07.1990	砂拉越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晋西省华联文教组

1999年

99动地吟——全国巡回诗曲朗唱会

场次	日期	地点	主办
1	02.04.1999	亚罗士打陈氏颖川堂	吉隆坡陈氏颖川堂青年团
2	03.04.1999	实兆远南华独中	实兆远南华独中
3	03.04.1999	槟城光华日报礼堂	光华日报、南洋民间文化
4	04.04.1999	怡保Syuen Hotel	怡保育才独中
5	09.04.1999	哥打峇鲁福建会馆礼堂	吉兰丹中华校友会等
6	10.04.1999	瓜拉登嘉楼 Park Royal Hotel	大马文协登嘉楼分会
7	11.04.1999	关丹彭亨佛教会万佛殿	关丹清凉读书会
8	17.04.1999	芙蓉第一购物中心	大众书局芙蓉门市
9	24.04.1999	马六甲培风中学	马六甲培风文化基金等
10	25.04.1999	八打灵南洋商报总社礼堂 ——为猪农义朗	紫藤茶艺总部
11	30.04.1999	亚庇崇正中学	亚庇崇正中学
12	01.05.1999	古晋南市市议会	古晋南大校友会
13	02.05.1999	诗巫中华总商会礼堂	诗巫中华总商会
14	03.05.1999	美里Dynasty Hotel	美里笔会
15	08.05.1999	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同学会
16	09.05.1999	新山Pacific Mall	大众书局新山门市
17	14.05.1999	巴生兴华中学	巴生兴华中学
18	15.05.1999	吉隆坡中华独中	吉隆坡中华独中
19	28.08.1999	巴生滨华中学	巴生滨华中学
20	02.09.1999	士姑来南方学院	士姑来南方学院中文系
21	24.09.1999	新山柔佛古庙	新山中华公会青年团
22	25.09.1999	拉美士华文小学	拉美士中华公会等

2008年

动地吟纪念游川——诗曲朗唱舞蹈演出

场次	日期	地点	主办
1	19.04.2008	吉隆坡隆雪华堂	余仁生
2	15.06.2008	吉隆坡隆雪华堂 ——为中国四川地震灾民义演	余仁生、吉隆坡中华独中
3	10.08.2008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砂拉越星座诗社等
4	16.08.2008	怡保三德中学 ——为林连玉基金筹款	瓜拉光三圣庙林连玉纪念堂等
5	06.09.2008	芙蓉中华中学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
6	12.09.2008	亚罗士打吉打州华人大会堂	吉华校友会等
7	19.09.2008	吉兰丹中正学校体育馆	吉兰丹中正校友会
8	27.09.2008	士姑来南方学院 ——纪念游川及陈微崇，为南院百年树人教育基金筹款	南方学院等
9	04.10.2008	巴生兴华中学	兴华中学
10	12.10.2008	槟城韩江中学 ——为“三清慈育计划”筹款	三清慈爱福利会

傅承得 整理 18.1.2009





2012年，诗人们在动地吟的精彩剪影，将在《马华文学》一一登场，敬请留意。

《寸草心8》征文比赛 成绩揭晓

由隆雪华堂妇女组主办，《南洋商报》联办的“《寸草心8》征文比赛”成绩已经出炉，恭喜以下的得奖者：

公开组

散文

- 冠军：张丽霞 铁汉柔情的老爸
亚军：罗华祥 爱·情海
季军：曾宇恒 夜雨雀

优秀：

- 张莲花 约定
方美英 祈盼
张丽薇 记忆中的背影
彭瑞芳 旋转木马·我的妈妈
张雅芳 母亲的泪水
李文婵 夏夜的思念

诗歌

- 冠军：韦远进 停等儿归的邦咯岛渔乡父母
亚军：郑佩月 爱的味道
季军：郭兆堂 两代情一条心

优秀：

- 黄裕斌 那一抹雅士素的味道
谢依伦 笑，简单的需要

特别篇入选：

- 陈雯迪 只想爱你多一点
吴水莲 绝响



中学组

散文

- 冠军: 潘勃深 (东姑依德利莎国中)
亚军: 沈毓謨 (吉隆坡坤成中学)
季军: 陈慧婷 (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妈, 您那双温暖我的手
昔日的老烟枪
百香果的爱

优秀:

- 蔡欣颖 (吉隆坡坤成中学)
邱向红 (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赖文慧 (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欧晴晴 (柔佛峇株吧辖华仁中学)
张璇祯 (吉隆坡坤成中学)
林忆苓 (吉隆坡中华中学)
王湘宁 (吉隆坡中华中学)
冯颖思 (吉隆坡坤成中学)
张慧盈 (巴生兴华中学)
黄采盈 (吉隆坡循人中学)
叶蓬玲 (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陈凯宇 (吉隆坡坤成中学)

父爱无声
读懂父爱
回来晨之美
阿傻, 我的爸爸
另一种亲情
趁早·爱
妈, 我爱你
夜里的手
恨与爱的背后
爸爸的小尾巴
饭盒
还要照顾你

诗歌

- 冠军: 李家治 (居銮中华中学)
亚军: 蔡俊伟 (吉隆坡坤成中学)
季军: 傅嘉正 (吉隆坡循人中学)

爱是种本能
家
因为爱

优秀:

- 钟依瑄 (槟城槟华女中)
蔡铭恩 (吉隆坡中华中学)
陈嘉珺 (SMK Dato' Penggawa, Timur)
蔡俊康 (吉隆坡坤成中学)
陈慧婷 (居銮中华中学)
马俊斌 (居銮中华中学)
陈源淳 (居銮中华中学)
陈淑琪 (居銮中华中学)
吴倩仪 (居銮中华中学)
张宇婧 (居銮中华中学)

血缘是爱的羁绊
天使与恶魔
妈妈, 您好像我的魔术师
等
身影
给, 父亲
寻你
战地记者
回家
而你只是说



小学组

散文

冠军：张羽航（彭亨关丹光华小）

亚军：罗定康（吉隆坡南强华小）

季军：邢嘉凌（吉隆坡励志华小）

优秀：

王郁馨（吉隆坡南强华小）

吴淑贤（关丹培才华小）

林洁倪（吉隆坡育南华小）

张靖洁（泗岩沫启智华小）

朱佳恩（吉隆坡州立华小）

唐可欣（泗岩沫启智华小）

刘艺恒（吉隆坡南强华小）

林俊扬（峇株吧辖正修一小）

洪艺恺（吉隆坡励志华小）

刘裔柔（砂拉越美里珠巴中华公学）

戴丽芯（吉隆坡励志华小）

诗歌

冠军：陈昕悦（吉隆坡南强小学）

亚军：傅家敏（吉隆坡州立华小）

季军：陈紫馨（雪兰莪加影育华小学）

优秀：

李智傲（彭亨关丹培才华小）

王郁馨（吉隆坡南强小学）

陈思捷（柔佛宽柔一小）

朱汶恩（雪兰莪加影育华小学）

陈宝如（雪兰莪帝沙小学二校）

许玮恩（雪兰莪加影育华小学）

李俊陞（雪兰莪帝沙小学二校）

林瑜倩（柔佛宽柔五小）

我的妈妈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妈，您是独一无二的！

家有一老

爸爸，请给我多一点时间
母亲，我爱您！

忆曾祖母 - 幸福的家庭

爸爸妈妈我爱您

没有爸爸，我也能很幸福
盼

家中的女主人

妈妈对我的爱

孝敬双亲

爱

我的圣诞老人

爸爸的爱让我坚强
我是个幸福的孩子

您为我点亮了成长的路

感恩一辈子的恩情

特别家庭

我的家庭

母亲

外婆

母亲

一副中国象棋

本年度《寸草心8》征文比赛收到的稿件共有976篇，分别是：

公开组——散文22篇、诗歌15篇、5篇特别篇

中学组——散文405篇、诗歌66篇

小学组——散文382篇、诗歌81篇

征文赛將於2012年5月13日（星期日）晚上7时，在隆雪华堂光前礼堂举办“双亲节晚宴”。届时将颁发征文赛奖金和证书，同时也推介《寸草心8》作品集。

“四季”东海岸文学营暨 “笔下见真章”现场诗歌创作比赛

大马作协东联庆祝4周年纪念暨主办第3届“笔下见真章”现场诗歌创作比赛，获得131个中学生热烈参与。同时，“四季”东海岸文学营也邀请了大马作协三位理事担任讲师，即罗罗、林宛莹及伍燕翎，分别主讲“繁华若诗”、“远古的交响乐。悠谈神话。文学。人类学”和“美丽的欲望，散文写作的自由”。

大马作协东联主办第3届“笔下见真章”现场诗歌创作比赛成绩：

首奖：

毛谚洁（阿亦布爹中学）

优秀奖：

吴翊辉（阿布巴卡中学）

谢玉晶（阿亦布爹中学）

张嘉匀（丹那布爹中学）

入选奖：

沈欣颖（阿布巴卡中学）

谢婉君（东姑雅富珊中学）

陈慧斌（丹那布爹中学）

高嘉雯（美以美女中）

李喻渝（丹那布爹中学）

鼓励奖：

吕孙宇（阿亦布爹中学）

蔡沥苇（丹那布爹中学）

江妍蓓（古当拉绍中学）

郑漳仪（阿布巴卡中学）

张奕智（阿布巴卡中学）

黄而筠（丹那布爹中学）

李嘉美（丹那布爹中学）

林咏晴（亚罗亚加中学）

沈欣静（丹那布爹中学）

陈馨怡（美以美女中）



参与“四季”东海岸文学营的大合照

作协坚决反对建立稀土厂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第一次将理事会议移师关丹举行，并有16名理事出席会议。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叶啸强调，这是为了显示该协会坚决反对稀土厂的立场。

“我们认为今时今日的马华作家正在关注时事课题，例如近来有不少会员以诗歌、小说和散文等带出苏丹街、稀土厂、部长莎丽扎等事件，跟以往多谈风花雪月或以个人感受为主的文章已有所分别。”



（左起）何乃健、杨嘉仁、伍燕翎、叶啸、李忆若、曾沛、罗罗、陈政欣及曾翎龙。

2012继续动地吟

动地吟“铁三角”游川、傅承得及周金亮，随着游川去世，“三缺一”，但动地吟并不因此而寂寞，反而越玩越精彩。2008年，因为纪念游川，招集各方文人友人办成的“动地吟纪念游川”，声势浩大，撼动人心。今年是游川逝世5周年，同时纪念诗人游川、相声家姚新光、音乐家陈徽崇、歌唱家陈容四位艺术大师，动地吟阵容更庞大，四代同堂的诗人要玩得更开怀尽兴。

2012年动地吟演出地点创意十足，第一次在墓园（孝恩园）、佛寺（东禅寺）、海上（槟城渡轮）、空中（邵氏广场露天顶楼）举行，上天下海，神人、人鬼共济，百无禁忌。

“动地吟”诗曲朗唱舞蹈演出将于今年4月至11月在全国各地进行，欢迎公众踊跃支持这场由本地诗人、歌手、舞者策划的文化活动。



（后排左起）拿督卓正豹、叶啸、伍燕翎、赵程毅、拿督朱兆祥、马来西亚佛光山总住持觉诚法师、华总思想兴革委员会陈达真、孝恩集团董事主席拿汀朱林秀琴、萧依钊、资深音乐制作人周金亮、傅承得、林金城、余仁生企业公关经理吕金春、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院长何启良、紫藤集团董事长林福南。（前排左起）林明志、《学海》主编曾翎龙、手集团艺术总监吴圣雄、丘淑霖、周若涛、叶忠文、马金泉、林文荪、周若鹏及骆纾蕙。

国外艺文佳音

台湾第10届宗教文学奖揭晓

许裕全以作品《晚餐》获得新诗组佳作奖，获新台币八千元，奖座一座。



月树主题书咖啡馆4月及5月活动

4月8日（星期日），6:30pm ~ 9:00pm

月树影院18：《永恒时刻》（Everlasting Moments），傅向红导读。
这是讲述女人和照相机的故事，节奏舒缓如静静流水。

4月22日（星期日），6:30pm ~ 9:00p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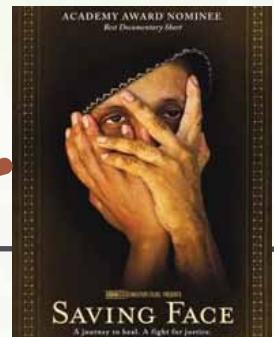
月树影院19：第一届槟州中学性别平等戏剧比赛录影，
梁友玩喧导读。中学生以性别议题为内容的戏剧比赛。

5月6日（星期日），6:30pm ~ 9:00pm

月树影院20：《居家生产》（An Inspired Beginning）
及《女人起飞之国家大事》，杨洁导读。
前者为荷兰助产学校纪录片，后者为台湾妇女生活纪录片。

5月20日（星期日），6:30pm ~ 9:00pm

月树影院21：《面子》（Saving Face），曾丽萍导读。
美国华裔导演伍思薇拍摄的爱情喜剧片。



地址：Moontree, No. 6, 1st Floor, Jalan Panggung, 50000 Kuala Lumpur.
[网页](#)





《时代的声音： 动地吟诗人自选集》

主编：曾翎龙

文类：诗集

出版日期：2012年4月

ISBN：978-983-2812-72-2

售价：RM25

有人出版社

主编简介

曾翎龙，1976年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士毛月，祖籍广东惠州。博特拉大学人类发展系毕业。曾获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全国嘉应散文奖、台湾宗教文学奖、林语堂文学奖等。现为《学海》周刊主编、有人出版社负责人。著有诗集《有人以北》；散文集《我也曾经放牧时间》《回味江湖》。

内容简介

有风，把诗卷入时代轮轴。

有雨，斜斜追击每一个字句。

十八位诗人：何乃健、田思、苏清强、小曼、继程法师、叶啸、傅承得、黄建华、林金城、刘育龙、吕育陶、林健文、周若鹏、曾翎龙、杨嘉仁、周若涛、邢诒旺、吴彩宝——呼呼风声沥沥雨响，挤压拍打。始终还有时代的声音破空。

十八位诗人，从四字辈到八字辈，因动地吟聚首，在台上朗诵，在台下默默书写。这些诗与动地吟有关，却也可以和动地吟无涉。这些诗有澎湃家国，更多的却是个人抒怀。

有时铿锵，有时柔柔呢喃。

在辐射或将蔓延的国土，每一首诗都像是初生婴孩，纯净无垢，喊出时代的声音。

《迷宮毯子》

作者：贺淑芳
 文类：短篇小说集
 出版日期：2012年1月
 售价：RM42.90
 宝瓶文化

作者简介

贺淑芳，197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曾任工程师和报章副刊专题记者。2008年政大中文所硕士毕业。曾获中国时报文学评审奖、联合报文学奖等等。目前在马来西亚霹雳州金宝拉曼大学中文系执教。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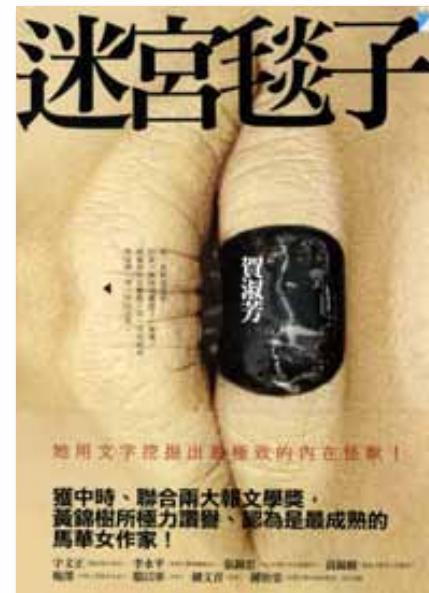
黄锦树所极力赞誉、认为是最成熟的马华女作家：“这是马华短篇经典表现出的老练成熟……这集子里大部分作品都是佳作，作品具画面感，而且心理描绘笔致细腻……”

她用文字挖掘出最极致的内在怪兽！

曾获台湾中时、联合两大报文学奖的贺淑芳，语言暴烈、浓厚，她的小说是古远的手工业，是细细密密的织就，又像蚕缓缓吐丝，字字都是有所煎熬。

她直捣自己的内在，那是血肉模糊，那是滚烫烧灼得哑了我们的喉，但都不及，她在我们心里放的那把火，一直在漫烧。

贴着生命书写的小说，一刀刀从各种切面劈斧出生命的裂缝，几乎紧蹦到断弦，尤其是庞杂难解的母/女关系，令我们想起钟文音，她们在同样急欲摆脱的生命源头，却淬炼出创作的最刻骨与最丰饶。





《乌托邦幻灭王国： 黄昏星在神州诗社的岁月》

作者：李宗舜

文类：散文集

出版日期：2012年3月

售价：RM38. 60

秀威资讯

作者简介

李宗舜，原名李钟顺，易名李宗顺，早期另有笔名黄昏星及孤鸿。祖籍中国广东省揭西，1954年9月7日生于霹雳州美罗瓜拉美金新村。1967年与温瑞安、周清啸、廖雁平等创立绿洲社，1972年参加天狼星诗社。1974年赴台，肄业于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与温瑞安、方娥真、周清啸、廖雁平、殷建波及一班同好共同创立神州诗社，任副社长。尔后负责神州出版社发行部，担任青年中国杂志社社长。曾担任绿洲期刊、天狼星诗刊、神州诗刊、青年中国杂志，代理员文摘等刊物主编及跨世纪季刊总编辑，现任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行政主任。

内容简介

约略在四十年前或更早，美罗中华中学的一些班上，有一群学生努力在课余办壁报，编期刊，写文章。办壁报，编期刊，写文章，原本稀松平常，但姻缘巧合之下，文学活动开始穿梭于山城，慢慢翻掘和延伸到全马各地，复又萌长于台湾宝岛的沃土。这些文学活动如诗歌的清脆悦耳，散文的幽谷情歌以及小说的章回余韵，日夜在不同场景出现，引来了同好者的赴约，星空下、山水间，聚会时感到温暖，散席后行影孤单。过了一些时日，当中有些人处处展露才情，也有些人却因理念相悖而跌宕失落，更有风光跋扈于现世，或隐居于都会乡土者，交错渡过其斤斤计算或与世无争的生活。

现在，班上的这些青少年华，好像瞬间全都步入不惑之年，一晃，岁月无须交待，也无从细说，光阴的美目如何涂改他们精致的一生，甚或是寥落的一世，都交由历史的列车辗过，当有斑斑痕迹可以追溯。这就是作者想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的此刻，最想叙述的重要话题，书写的故事从美罗开始翻山越岭，转程到了台北后流连忘返，最后是过客般又回到大马雪兰莪州首府，那陪伴作者虚渡廿多载的莎阿兰胡姬花城，生根后始终要作个了结。

《皮影》

作者: 廖宏强
 文类: 短篇小说集
 出版日期: 2012年3月
 售价: RM22
 大将出版社

作者简介

廖宏强196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居銮，国立台湾大学医学系毕业，现为一般内科及急诊医学科专科医师。著有小说《被遗忘的武士》、散文《独立公园的宣言》《我是急诊人》、极短篇《会飞的猫》、合著油画散文集《南山之恋》。

内容简介

收录作者八篇短篇小说旧作，每篇的主题、写作风格都不尽相同，有的写实，有的惊悚，有的带点奇诡，有的幽默……唯不变的，是作者精湛的描景书写。主角内心的挣扎、情感的波动、面部表情的变化，统统借景物之描写，完整呈现于读者眼前。



稿约

1. 欢迎创意十足，文学性强劲的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翻译、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料等文体。也欢迎作者自绘插图。
2. 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数投。三个月内若未接获采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
3. 接受繁简文体投稿。请用标准的标点符号。本刊不设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4. 来稿请提供作者中英文姓名、电子邮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手机/住家）。如提供银行户口号码，稿费将直接汇入。
5. 本刊有删改权，修正错别字，如不愿者请事先说明。
6. 作品的文责作者自负。刊载的作品，不代表作协或编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7. 本刊不接受互相表扬或人身攻击的评论、广告性质的序与跋。
8. 欲宣传新书出版讯息，请寄来基本资料及封面相片即可。文学活动讯息也可酌量发表。
9. 翻译文稿请附原文（传真或电邮）、原作者简介，并注明原文出处。
10. 来稿刊登后，将被视为授权本刊重新制作成电子书或任何电子制作。其他版权归作者本身拥有。
11. 如有意转载、翻译、改编、或收入任何选集文选，请向作者本人洽商，但请注明本刊刊载期数。
12. 来稿请提供纯文字档（.doc 或 .txt）。请寄：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马华文学》第8期征稿：

一字专题 —— 改

改、改、改！什么你想改又不能改？什么你能改却不想改？无论任何形式，来稿小说、散文（各不超过三千字）、新诗（不超过30行），一并欢迎。

截止日期：20. 5. 2012。

婆罗洲华文文学系列

欢迎来自婆罗洲的文友踊跃来稿！

截止日期：4. 5. 2012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2012年4月号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